

# 惡魔的鐵證

系列之二

清水英男將赴哈爾濱懺悔的消息，或許給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人體實驗遇難者家屬帶來一絲心理安慰，但與幾十年來他們所受委屈相比，仍判若雲泥。發動侵華戰爭的日本政府和軍方，至今未對在中國發動的惡行有過任何悔意，戰後更與美國暗通款曲，掩蓋曾經的罪惡。日本政府一日未正式道歉、戰犯一日未能得到應有的懲罰，受害者家屬們的內心煎熬便一日不能停止，「我沒有辦法代替爺爺和他的戰友、代替先輩同胞去原諒他們。」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欣欣、于海江 哈爾濱報道

# 七三一遇難者家屬：日本政府至今仍未欠我們一個公道



◆高名媛（隨母姓，右一）一家祭奠被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用活體實驗殘忍殺害的太爺爺郝文臣。  
記者王欣欣 攝

黑龍江省雞西密山市市民郝春海，今年初終於從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拿到了爺爺郝文臣的《身份認定書》。這份認定書證實了地下抗日英雄郝文臣的清白。82年前，他被日本兵以「通蘇」罪名虜走，最終被用於活體實驗殘害致死。而在此前，在村中老一輩人的眼中，在失蹤之前，郝文臣一直是一個遊手好閒的「二流子」（混混，編者註）。

## 七十年惡名終得直

「過去，奶奶在家裏幾乎從來不提爺爺的事，我們只是偶爾聽村裏老一輩人說爺爺不務正業，每日東閒西逛，後來被日本兵以『通蘇』的罪名抓走了，說是扔狼狗圍餓狼狗了。」郝文臣的孫子郝春海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說，「直到1982年奶奶去世，她也不知道丈夫（郝文臣）的下落，只跟姑姑提過，他是個好人，囑咐盡量找一找到底哪去了。」

郝春海說：「奶奶一直都相信爺爺是個好人，是個大英雄。只是當初說起來，沒有人相信，還被全村人恥笑。她這個委屈在心裏背負了一輩子！」

郝文臣被「平反」的機緣源於2015年。時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國家相關部門開展尋找抗日戰爭老英雄志士的工作。工作人員根據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倖存下來的「七三一東憲高第四七四號文件」，認定1913年出生在密山市二班鄉新興村的郝文臣，嚴守參加地下情報工作的秘密甚至未同家人透漏過任何消息。為掩人耳目，他腰間別着煙槍伴裝大煙鬼，整天東遊西逛。1942年夏天被日本兵以「通蘇」的罪名抓走，時年29歲。至此，郝春海全家人才知道，讓奶奶惦念了一輩子，也被外人誤解了一輩子的爺爺，原來是位抗日英雄。

## 兩座空墳慰親朋殘生

「父親是個什麼樣的人？做過什麼事？」這些折磨了黑龍江大慶市居民朱玉芬幾十年的疑問，終於在她快60歲時得到了回答。2001年7月，吉林省檔案館所公布侵華日軍「特別移送」檔案中，父親朱雲彤的名字出現在日本關東憲兵隊《昭和16年度逮捕諜者處理一覽表》中。在當年發布的資料中，朱玉芬父親的名字旁邊有一個為朱雲岫的名字，這是朱玉芬的二叔。朱玉芬說，「當年兄弟二人是先後被日本人逮捕，最後都沒有了消息。爺爺知道兒子已經被日本人害死的消息後，不

# 七三一幽靈藏身德特里克堡

二戰後，美國以豁免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成員戰爭責任為條件，獲得七三一部隊進行人體實驗、細菌戰的大量數據資料。七三一部隊幾乎全部成員免予戰犯起訴。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的創始人、會長童增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上世紀九十年代，其與一名參加過東京審判的美國檢察官有過交談，對方明確承認，日本在戰後審判時得到了美國的庇護。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研究員楊彥君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亦表示，美國政府戰後利用七三一人體試驗數據，建起了龐大的P4級生物實驗室。七三一部隊在戰爭結束後，其成員為了逃避戰後審判，採取了極端措施來掩蓋其罪行，包括銷毀

證據、炸毀設施等。戰後七三一部隊一直像幽靈一樣不為世人所知。甚至逃回老家的石井四郎舉行了一場假葬禮，開始潛伏。直至今日，沒有一名七三一部隊成員曾經的惡行受到戰後審判。童增向香港文匯報記者提到自己的一段經歷，「1994年底我在美國華盛頓見過當年東京審判的康納利檢察官，這位男檢察官對當年的審判表示遺憾和歉意，他承認戰後東京審判時日本731部隊的戰犯沒有被審判是得到了美國的庇護，其原因是戰後日本將所有731部隊進行人體試驗和日本發動細菌戰的檔案資料送給了美國。這就造成日本政府戰後一直不承認731部隊和在中國各地實施細菌戰的戰爭罪行。」

## 包庇七三一美國另有圖謀

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研究員楊彥君多年來數次赴美查閱美國解密的日本生物戰檔案，並將檔案複印後進行翻譯、整理、研究。「當年美國多次派人調查日本人體實驗和生物戰，而派出的人全部來自美國德特里克堡，就是今天位於美國馬里蘭州的德特里克堡生化武器基地。從美國複印的檔案中，駐日美軍和美國國防部、聯合參謀總部之間的往來電文和書信紀錄成為鐵證。」楊彥君說。美國學者肯尼思·波特在其專著《解密日本細菌戰歷史：軍醫中將石井四郎的故事》中寫道，

以駐日盟軍最高統帥部指揮官麥克阿瑟將軍為代表的美國政府，密謀掩蓋石井四郎罪行並設法保護他，儘管美國收到了有關倖存者對石井四郎行為的準確報告，並且審問過石井四郎很長時間，也很清楚他的所作所為，但美國政府還是對這一切秘而不宣，以此換取生物武器部署和使用的研究資料。楊彥君說，美國獲得這些數據資料後，加以利用，進行了生物武器研究。德特里克堡戰後能快速發展壯大乃至現在成為美國軍方唯一的P4生物實驗室，七三一部隊「功不可沒」。（本文香港文匯報記者丁寧也有貢獻）



◆郝春海在侵華日軍七三一罪證陳列館展示牆中找到了爺爺被移送的檔案。  
記者王欣欣 攝

# 日兵親述用三天時間毀屍滅跡

所謂「特別移送」是關東軍憲兵隊和七三一部隊內部針對單方向移送在押人員所使用的專有名詞。這些被移送者自進入七三一始，便被抹去生而為人的痕跡，成為「馬路大」（日語，意為原木。編者註）之後，代替名字的就只有一個編號。「……于成海、郝文臣、隋廣文、趙成財、李桂海等被『特別移送』到哈爾濱七三一部隊……」。

「七三一東憲高第四七四號文件」還顯示，與郝文臣一起被「特別移送」七三一部隊的還有很多人。被「特別移送」前，他們中的不少人，都曾在敵佔區為抗日而鬥爭。

在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人體實驗展區，一張張英文人體實驗報告書複印件連成一牆。這些報告詳細記載了人體實驗情況，包括解剖數據、彩色解剖圖、器官感染路徑和感染程度等。這些報告背後便是被做人體實驗的遇難者。

在日本刻意的銷毀和保密下，至今我們已無從知道究竟有多少人在七三一魔窟被活生生做了人體實驗。但79年前，日本侵略者宣布無條件投降之際，哈爾濱南部的平房區血腥上演了一場最後的瘋狂殺戮。400多名用作人體實驗的「馬路大」被毒氣殺死後焚燒，所有設施被炸成一片廢墟。這裏就是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進行慘絕人寰人體實驗的魔窟，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細菌武器研究、實驗及製造的集中營。以活人為實驗材料，是人類文明歷史上聞所未聞、令人髮指的罪惡。

跨國取證過程中，原七三一部隊運輸班鈴木進提供證詞：「（撤退前）『馬路大』被毒死後，被抬到室外，排在地上，花三天時間燒掉。……我親眼看見過被毒氣毒死的蘇聯女孩。……每天像幽靈一樣浮現在我的腦海裏……」

# 僅有30名受害者的家屬被尋獲

1997年10月，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館長金成民在黑龍江檔案館發現了66件日本關東憲兵隊「特別移送」檔案的原始文檔，是證明731部隊用活人進行細菌實驗最有力的罪證史料。



◆受害者朱雲彤的女兒朱玉芬。  
記者于海江 攝



◆有燒焦痕跡的「特移」檔案，赫然寫着郝文臣的名字。  
記者王欣欣 翻拍

步入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的「特別移送」展廳中，一個高大的電子屏矗立在展廳的正中，隨着數字每次變換，屏幕上的被實驗者名字一個個地消失。「每個名字的消失都意味一個鮮活的生命被惡魔吞噬。」金成民說，「截至目前，我們尋訪確認的『特別移送』受害者已達1,549人。」

「731部隊在華期間，至少有6,000人被用於人體實驗而遭到迫害。」金成民分析，以石井為首的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從1933年就已開始在哈爾濱用活人進行實驗，每次數量不等，少則一人，多則數十人。照此分析，1,549人這一數字，還不到保守估計的731部隊人體實驗受害者總數的四分之一。而1939年到1945年，在全中國至少有30萬人遭到日本細菌戰的迫害和屠殺。更可悲的是，只有大約30名受害者的家屬得知了親人的悲慘遭遇，更多的家屬尚不知道親人命運。